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卷五

東吳王鳴盛述

史記五

正義改列傳之次

常熟毛氏刻集解及索隱皆伯夷列傳第一老子韓非列傳第三此元本也而震澤王氏刻以老子莊子居伯夷傳之前同爲一卷居第一申不害韓非爲一卷居第三蓋正義本也開元二十三年奉勅升老子莊子因老而類升張守節從之若監本老子伯夷同傳第一莊子韓非同傳第三則又是後人所定

刑名

老子韓非列傳云申不害者京人也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刑非刑罰之刑與形同古字通用刑名猶言名實故其論云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實商君列傳少好刑名之學義同陳氏瑚曰申韓之學其法在審合形名故曰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又曰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蓋循名責實之謂也愚謂禮記王制篇云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墨子經上篇云力刑之所以奮也生刑與

知處也皆以刑爲形呂氏春秋君守覽云皋陶作形高誘注引虞書五刑有服則知刑與形通矣漢張歐傳孝文時以治刑名傳太子師古引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

弟子籍

仲尼弟子列傳裴駰注引鄭元注如冉季字子產鄭元曰魯人秦祖字子南鄭元曰秦人之類既非論語注鄭又不注史記家語王肅私定鄭亦不見竟不知此爲鄭何書之注太史公曰弟子籍出孔氏古文然則亦是孔安國所得魯共王壞宅壁中取出書也蓋

康成曾注之壁中書如逸書逸禮康成皆不注而弟子籍則有注

弟子籍出孔氏古文所云少孔子若干歲云云的確可信

范雎傾白起殺之

白起破趙長平詐坑其卒四十萬自謂建不世之功孰知范雎已伺其後傾而殺之天道惡殺而好還豈不可懼哉若雎亦小人之尤也夫起在秦則可謂勞臣矣雎惡其偪已必置之死地而後快蓋自古權臣欲竊人主之威柄雖有良將在外務掣其肘使不得

成功甚且從而誅翦之其但爲一身富貴計而不爲人主計有如此者

張耳弒故主

張耳與陳餘共立趙王歇臣事之耳初無德於餘及耳與趙王歇保鉅鹿城爲王離章邯所困責陳餘出死力以救之陳餘救之不力其後項羽來救破秦於鉅鹿圍得解而耳遂紿奪陳餘兵此耳負餘也項羽立耳爲常山王餘襲攻耳耳亡走乃遂忘羽救鉅鹿及立已爲王之大恩而背楚歸漢此又耳之負羽也餘旣定趙迎歇復爲趙王其後耳遂與韓信破趙擊

斬餘泜水上亦已甚矣乃并趙王歇追殺之較羽之弑義帝殆有甚焉義帝奪羽兵柄而歇則無怨于耳特以憾餘并其故主殺之尙得爲有人心者乎耳眞小人惟利是視身既善終子孫封侯五世乃絕不可解也漢功臣表師古注云張耳及子敖並無大功蓋以魯元之故呂后曲升之也此言甚確耳之後傳至漢末而儉且入黨錮之魁遂爲清流所推重刊章捕之不自詣吏慷慨對簿徒亡命自全坐藏匿而糜爛者且數千百人在黨人中亦爲下品

諸傳互見

六國之後惟魏豹韓信田儋三人有傳若魏王咎韓

王成與夫趙王歇楚懷王孫心則其事已互見于他處故皆不爲列傳不欲贅出耳至諸田之稱王者多矣皆見儋傳中以儋實首事聊用爲標目耳辟陽侯審食其當入佞幸亦因事已他見故不贅出此隨事立文非有成例也六國獨燕無後所立韓廣臧荼皆非燕之子孫蓋燕遣荊軻刺秦王不中秦恨之刺骨燕亡後遂盡滅其族此史傳所不載而可以意揣者漢書皆因史記之舊惟有魏豹田儋韓王信三傳

韓信兵法

韓信旣破趙軍斬成安君與諸將論所以勝趙之術因引兵法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此

二句當在武經七書某篇失記俟考六韜六卷尉繚子五卷司馬法三卷吳子六篇黃石公三略一篇唐李衛公問對一篇孫武子十三篇以上七書宋元豐間頒行武學至今仍之　太史公自序云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漢書藝文志分兵書爲四種一權謀二形勢三陰陽四技巧權謀內有韓信三篇班氏論之云權謀者先計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又總論云自春秋至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觀信引兵法以自證其用兵之妙且又著書三篇序次諸家爲三十五家可見信平日學問本原寄食受辱

時揣摩已久其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皆本于平日學問非以危事嘗試者信書雖不傳就本傳所載戰事攷之可見其純用權謀所謂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也形勢內有項王一篇項王嘗學兵法故良與信亦取而存之以項之形勢當信之權謀則敗矣

信自立爲假王

信定齊後若不自請立爲假王以鎮之高帝之忌而必欲殺之猶未必如此之甚也然張耳定趙自請立爲趙王以鎮之而高帝殊不介意耳庸材因人成事不足忌耳

信反面攻故主

信本項氏臣雖無異遇非有深嫌去而事劉可也反面而攻故主親斬殺之可乎故友鍾離眛爲漢所深怨窮而歸信即斬其首歸漢其傾危至此范雎怨魏齊欲殺之魏齊亡匿平原君所秦紿平原君入關而謂曰願使人歸取魏齊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其意錚錚讀之令人氣壯信欲斬窮交以自贖仍不免被擒亦可羞矣陳平稱眛爲項王骨鯁之臣信固嘗與眛比肩事項王信親誅故主何有于故友眛欲依之固爲不

智而信之惟利是視誠反覆小人鍾室之禍要非不幸也然千載而下有可爲信解嘲者初爲漢連敖坐法當斬同輩十三人皆斬訖信以滕公救得生死于鍾室較死于連敖差勝矣但薦信爲大將蕭何也紿信而斬之亦蕭何也曾不少憐焉何也何之傾危殆與信等

田榮擊殺田市

田儋定齊自立與其從弟榮榮弟横俱起爲章邯破殺榮收餘兵走東阿邯追圍之賴項梁救之擊邯邯走而西榮乃得免齊人因儋死國無主乃立故齊王

建之弟假未為大謬也而榮甫脫大阨旋擊逐假假亡走楚乃立田儋子市為王榮相之亦可已矣及項梁以東阿之役追章邯而邯兵益盛乞兵於榮榮乃邀之使殺田假乃出兵楚以義不忍殺則遂坐視章邯敗殺項梁而不救其後項羽滅秦分立諸侯王乃徙田市王即墨更封田都于臨淄田安于濟北而以田榮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不得王羽之主約人皆稱其不平而此事則未可非榮逐田都殺田安且擊殺田市於即墨而并有三齊以自王何其戾也夫儋與榮橫三人爲從昆弟實齊之疎族而假爲故齊王

建之弟假之當立甚於儋其立也又非取之儋手榮必欲殺之悖暴已極乃因此讐項氏以德爲怨又并儋子市而殺之何哉誠喪心害理之尤者項氏之敗半爲田氏牽綴不西憂漢而北擊齊以此致亡漢宜心德田氏然其後田横亡居海島高帝召之則恐其爲亂非眞欲赦之横自知不免來而自殺高帝爲流涕葬以王禮高帝慣有此一副急淚藉以欺人屢矣不獨于田横爲然心實幸其死非眞惜而哀之也

灌嬰於平諸呂爲有功

諸呂之平灌嬰有力焉方高后病甚令呂祿爲上將

軍軍北軍呂產居南軍其計可謂密矣卒使酈寄紿說呂祿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而誅諸呂者陳平周勃之功也然其始惠帝崩高后哭泣不下此時高后奸謀甫兆使平勃能逆折其邪心安見不可撲滅者乃聽張辟彊狂豎之言請拜產祿爲將將兵居南北軍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守白馬之約而平勃以爲無所不可然則成呂氏之亂者平勃也幸而產祿本庸才又得朱虛侯之忠勇平勃周旋其間而亂卒平功盡歸此兩人而孰知當留屯滎陽與齊連和之時嬰之遠慮有過人者齊王之殺其相而發兵奪琅琊王兵

并將而西也此時呂祿獨使嬰擊之嬰高帝宿將諸呂方忌故大臣而危急之際一旦假以重兵此必嬰平日僞自結於呂氏若樂爲之用者而始得此於祿既得兵柄遂留屯滎陽待其變而共誅之其時呂氏亂謀急矣顧未敢猝發者彼見大將握重兵在外而與敵連和以觀變恐猝發而嬰倍之反率諸侯西向故猶豫未忍決於是平勃乃得從容定計奪其兵權而誅之然則平勃之成功嬰有以助之也然嬰不以此時亟與齊合引兵而歸其誅諸呂乃案兵無動者蓋太尉入北軍呂祿歸將印此其誅諸呂卯振槁葉

耳若嬰合齊兵而歸遽以討呂氏爲名則呂氏亂謀發之必驟將印必不肯解而太尉不得入北軍矣彼必將脅平勃而拒嬰與齊之兵幸而勝之喋血京師不𢦤千萬之命不止此又嬰計之得也

十七史商榷卷六

東吳王鳴盛述

史記六

酈陸傳附

史記酈生陸賈傳末提行起附平原君朱建事此傳爲者誤提行當連寫觀論贊則附建事當亦是子長筆惟其中建勸黥布勿反云語在布傳而黥布云布傳無此語此爲可疑但太史公贊言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則知此段仍子長筆也至此下又重述酈生初見沛公及說下陳留事語皆重見何用

贅出悉稓先生妄附益耳其中誤以籍孺閎孺為一人此道聽塗說索隱已譏之而今皆與元文相亂何也

張恢先

史記鼂錯傳學申商刑名于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漢書則先直作生師古曰軹縣之儒生姓張名恢而此傳末有鄧公則漢書作鄧先師古曰鄧先猶云鄧先生也又匈奴傳匈奴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裴駰曰先先生也漢書先亦作生以先生為先古有此語班氏改先為生以其亦可單稱生也貢禹

傳天子報禹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師古曰生謂先生也梅福傳叔孫先非不忠師古曰先先生也晉書郭璞傳璞好卜筮才高位卑著客傲曰無沈冥之韻而希風乎嚴先嚴先者嚴先生遵也

聶翁壹

史記韓長孺傳匈奴傳俱有聶翁壹漢書于韓傳作聶壹于匈奴傳則仍作聶翁壹蓋壹者其名翁者老稱方言周晉秦隴謂父爲翁故可省

匈奴大宛

匈奴贊但言春秋定哀多微詞又泛論宜擇將帥大宛贊只辨昆侖虛妄餘置不論傳中言案古圖書名

河所出山曰昆侖而贊則云惡睹所謂昆侖有味可想

大宛傳始之以張騫終之以李廣利敘騫事作結束之筆則云於是西北始通漢矣然張騫鑿空著其首倡邪謀也敘廣利事作提唱之筆則云欲侯寵姬李氏拜廣利爲貳師將軍以往伐宛見此舉志荒矣班氏以二人截分兩傳體例明整馬不如班文筆離奇班不如馬

往伐宛者數萬人入玉門者僅萬餘人死亡十之九矣衛將軍傳云兩軍出塞官私馬十四萬匹復入塞

者不滿三萬匹言馬以見人也

衛將軍驃騎

衛將軍驃騎列傳敘述戰功雖詳而指摘其短特甚其論贊又補敘蘇建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賢士大夫無稱宜招選賢者大將軍謝以奉法不敢招士與傳中和柔自媚等語相應其下則云驃騎亦放此意而末束以一句云其爲將如此論體應加褒貶此則敘述而止無所可否乃論之變例隱以見其人本庸猥用兵制勝皆竭民力以成功豈眞有謀略敵未滅無以家爲亦是自媚之詞非其本心上益重之者

與信燕齊怪迂士搤擥談神仙同一受欺耳此遷意也

李廣傳贊美其死天下知與不知皆盡哀忠心誠信于士大夫衞青傳贊則著其不肯招士位尊而天下賢士大夫無稱兩兩相形優劣自見乃青名爲不薦士而傾危如主父偃漢書偃傳云立衞皇后偃有功焉此偃所以報青殘賊如減宣皆其所薦又爲郭解請免徙關內然則青特不薦賢耳於不肖者未嘗不交通援引也

佞幸傳末忽贅二語云衞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一若以此二人本可入佞幸者子

長措詞如此

公孫宏等

公孫宏及主父偃徐樂嚴安皆傾險浮薄之徒耳而其上書言事皆能諫止用兵蓋是特如若輩者猶倚正論以行其說武帝亦喜而恨相見晚武帝好文故愛其辭而不責其悖已偃既任用遂請城朔方以爲滅匈奴之本與初進議論大相矛盾矣

公孫宏以儒者致位宰相封侯乃與主父偃同傳張湯杜周皆三公也乃入之酷吏傳子長惡此三人特甚故其位置如此至班氏欲體裁整齊故遂提公孫

宏與卜式兒寬同傳而主父偃自與嚴助朱買臣輩同傳搭配停勻殊覺合宜不似子長之不倫不類矣至于張杜兩人在子長輕薄之則可豈料其子孫名臣相繼富貴烜赫自不便復入酷吏故班氏不得已而升入列傳夫兩人皆殘刻小人致位三公亦過矣乃其後復大昌誠不可解班氏求其故而不得故于湯傳贊則以湯雖酷烈及身蒙咎為解見其餘殃不當又及子孫若杜周則善終者班氏幾無以為解故於傳贊深致其疑訝而終解之曰自謂唐杜苗裔豈其然乎見得除非因此或當流慶此等措詞之妙班

直不讓馬矣吁自有馬班而二人之惡孝子慈孫百世不改若非良史則爲善者懼爲惡者勸史權不亦重哉（蘇氏詢譏班以畏張純之徒故升湯等于列傳殊未諒班之苦心）湯之後有安世有放至東京則張純爲議禮名臣與鄭康成同傳周之後有延年至東京則杜篤任文苑傳而杜畿又魏之名臣杜預又晉之名臣直至唐之杜子美乃爲詩人并見自子美以下始無聞遺澤之遠至千餘年代有名人

司馬相如

戰國策敘蘇秦貧賤時困阨之狀及佩趙國相印歸

而父母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史記司馬相如竊妻買酒舍酤酒令妻當鑪身著犢鼻褌滌器市中及拜中郎將建節馳傳使蜀太守郊迎縣令負弩矢前驅卓王孫喟然嘆自以使女得尚長卿晚漢書朱買臣貧爲妻所棄後拜會稽太守衣故衣懷印綬步歸郡邸守邸與上計掾吏驚駭遂乘傳去見故妻載之後車妻自經死三者正是一副筆墨史傳中寫小人得志情形亦多矣而國策史漢尤善描摹窮秀才誦之不覺眉飛色舞作四書八股文者每拈孟子舜發畎畝一章題便將此段與會闌入毫端真

堪一噱然如蘇秦及貫臣終得慘禍稍有識者猶知戒之若相如之事輕薄文人自許風流千載下猶艷羨不已自知道者觀之則深醜其行而不屑挂齒牙間也韋昭注相如事云言其無恥也昭本通經此言甚有識若司馬遷鄙有識究屬文士頗有取于相如之文而載之譏之之意半取之之意亦半

司馬相如傳贊後人所亂

司馬相如傳贊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

具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衞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於篇漢書贊全用其文但於首加司馬遷稱四字末尾删余采其語云云大約史記一書爲後世妄人附益甚多楊雄云云乃班氏之言余采其語云云仍是司馬氏之元本不知何人妄取班以益司馬遂成此惑

儒林傳

子長於封禪平準等書匈奴大宛等傳直筆無隱至儒林傳則力表武帝之能尊儒又用蚡公孫宏本傳及他傳惡之殊甚而儒林傳則言蚡爲相始絀黃老

刑名百家之言而延儒者宏以春秋白衣爲三公而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皆是深許之且又詳載宏請置博士弟子等奏制曰可而結之曰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其歸功於武帝君臣如此此篇多是頌揚可謂不以人廢言惡而知其美也班氏所云不虛美不隱惡良信而先黃老後六經非子長本意明矣

公孫宏疾汲黯則請徙爲右內史疾董仲舒則請使相膠西王五宗世家言膠西于王端爲人賊戾所殺二千石甚衆宏之請使爲相欲殺之也與盧杞陷顏

眞卿正同其後膠西王卒善待仲舒媢嫉者爲徒勞矣

酷吏傳

酷吏傳論稱十人蓋郅都甯成周陽由趙禹張湯義縱王溫舒尹齊減宣杜周也而其敘首中又帶敘侯封鼂錯二人共十二人鼂錯雖刻深究以文學進子長不忍抑之與刀筆吏及攻剽爲羣盜椎埋爲姦者伍故只用帶敘侯封則於敘首中已明目之爲酷吏矣而不數者子長意以酷吏惟郅都當景帝時餘皆盛於武帝之世侯封高后時人故略而不數於都傳

中特提云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民朴畏罪則固無所事重法矣而都獨先嚴酷云云者深著都實首惡以爲世戒也次敘甯成周陽由皆從景帝入武帝者而又特提云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末又結之云自成由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成由等矣見酷吏多而吏治壞在武帝世也又次趙禹而言禹晚節吏愈嚴而禹治反名爲平其用意如此後又詳述盜賊滋起官事耗廢皆由酷吏所致乃又云慘酷斯稱其位一似自相矛盾者衍其詞耳

十二人中得免禍良死者僅趙禹尹齊杜周三人而已棄市者五人自殺者三人髡鉗者一人楊僕不應提行另起必是後世陋儒所改非子長元本班氏因此遂以楊僕列酷吏數中子長不數也詳觀史記原文自明且僕爲將軍班以征伐事皆入酷吏傳尤不類班氏於十二人之後增益昭宣以下四人田廣明田延年嚴延年尹賞也良死者僅尹賞而已餘三人其二皆棄市其一自殺

通飲食

史記酷吏傳盜賊滋起乃使范昆等發兵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通飲食坐連漢作通行飲食坐相連彼尹賞

傳云守長安令捕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數百人皆劾以爲通行飲食羣盜又元后傳繡衣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通飲食之義如此

後書陳寵傳寵子忠上疏曰穿窬不禁則致彊盜彊盜不斷則爲攻盜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通行飲食罪致大辟注通行飲食猶今律云過致資給與同罪也飲音蔭食音寺

滑稽傳附

滑稽傳末褚先生附甚多若王夫人請封其子於齊

事重出可厭鄴令西門豹事又不當附滑稽

史通駁史記

史通曰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爲傳獨以子貢居先成人之美不其缺如愚謂游夏冉季子貢已載仲尼弟子列傳史通妄也困學紀聞有史記正誤篇愚謂子長與經傳牴牾處誠多至如史通此條紀聞亦取之則無識

太史公

自序篇內自談爲太史公以下一段敘其父談事凡

六稱太史公皆指談也自太史公曰先人有言云云以下既述父談之言又與上大夫壺遂相往復又自述遭李陵之禍作史記事凡四稱太史公皆自謂至其下文云漢興文學彬彬稍進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此則又屬其父其下又云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則標明其父子相繼爲太史令故皆得稱太史公之旨其下又序作紀表書世家列傳凡百三十篇爲太史公書序略此稱父子共之末又總結之曰太史公曰余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此太史公則又屬自稱若本紀列傳等篇之贊

所云太史公曰者則亦皆自稱班氏誤以談言爲遷言蓋因名稱參錯炫目致淆

司馬氏父子異尚

太史公自序述其父談論六家要指謂陰陽儒墨名法道德也其意以五家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並致其不滿之詞而獨推崇老氏道德謂其能兼有五家之長而去其所短且又特舉道家之指約易操事少功多與儒之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兩兩相校以明孔不如老此談之學也而遷意則尊儒父子異尚猶劉向好穀梁而子歆明左氏也觀其下文稱引董仲舒

之言隱隱以已上承孔子其意可見

漢初黃老之學極盛君如文景宮闈如竇太后宗室如劉德將相如曹參陳平名臣如張良汲黯鄭當時直不疑班嗣（漢敘傳）處士如蓋公（曹參傳）鄧章（袁盎傳）王生（張釋之傳蓋寬饒傳亦有王生其議論絕類老氏但為太子庶子且與文帝時代隔遠與釋之傳中王生非一人）黃子（司馬遷傳）楊王孫（自有傳）安丘望之（見後書耿弇傳）等皆宗之東方朔戒子以首陽為拙柱下為工（應劭曰老子為周柱下史朝隱故終身無患是為工也）是亦宗黃老者而遷獨不然漢本傳贊謂遷論大道先黃老而後六經此本班彪之言見後漢本傳而固述之桓譚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

尤曰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樂然好之者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班彪桓譚皆誤以談之言即遷之意

漢敘傳述其從父嗣好黃老父彪則尊儒遷意與班同但不便斥老斥老則形父之短耳

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曹參爲齊相厚幣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其治要用黃老術及入爲相國壹遵蕭何約束日夜飲酒不事事民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蓋蕭曹皆學黃老

者張良陳平同傳平傳稱少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而良愛黃石公書是良平二人皆黃老也

裴注引衛宏非是

裴駰於自序末引衛宏漢舊儀注云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今觀景紀絕不言其短又遷下蠶室在天漢三年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其卒在昭帝初距獲罪被刑蓋已十餘年矣何得謂下蠶室有怨言下獄死乎與倩事全不合皆非是

十七史商榷卷六

十七史商榷卷七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一

漢書敘例

今人家漢書多常熟毛氏汲古閣刻本字密行多篇帙縮減誠簡便可喜予亦用之但前明南監板有顏師古敘例此例刪去不存則來歷不明凡讀書最切要者目錄之學目錄明方可讀書不明終是亂讀據敘例注漢書者師古以前凡五種一服虔二應劭各爲音義自別施行三晉灼西晉人集服應爲一部又以意增益辨前人當否號漢書集注凡十四卷永嘉

喪亂此書不至江左自東晉迄梁陳江左學者皆弗見

四臣瓚 不知其姓亦晉初人總集諸家續厠已見名集解音義凡二十四卷又史記集解序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氏姓索隱曰即傅瓚劉孝標以爲于瓚非也據何法盛書于瓚以穆帝時爲大將軍詠歎不言注漢書又其注有引祿秩令及茂陵書然彼二書亾于西晉非于所見也必知是傅瓚者穆天子傳目錄云傅瓚爲校書郎與荀勗同校穆天子傳即當西晉之朝在于之前尚見茂陵等書稱臣者以其職典秘書也索隱此說是師古不信太拘又李賡芸云臣瓚水經注多作薛瓚并有逸文存參

五蔡謨 晉書七十七卷本傳謨東晉元帝時始入仕卒于穆帝永和末年七十六謨總應劭以來注班固漢書者爲之集解師古則云謨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然則謨但襲取瓚書初不知取應劭瓚以來衆家音書非也師古又云自此以來始有注本蓋漢人注經與經別行服應灼瓚亦用此體不被漢書正文并合爲一自謨始

師古據此五種折衷而潤色之又敘例臚列諸家姓名爵里出處

凡二十二人大約晉灼于服應外添人伏儼劉德鄭氏李斐李奇鄧展文穎張揖揖所著今傳者有廣雅卷首題魏張揖誤隋曹憲音解憲避煬帝諱改名博雅上書表自稱博士臣揖當是曹魏人蘇林張晏如淳廣韻引晉中經部云魏有陳郡丞馮翊如淳注漢書孟康項昭韋昭三國志昭傳不言注漢書然昭注國語今存而傳亦無則傳不備也十四家臣瓚于晉所采外添人劉寶一家師古則于五種外又添荀悅漢紀并崔浩漢紀音義及郭璞注司馬相如傳二家敘例云儲君上哲之姿守器之重以孟堅述作宏贍服應蘇晉尚多疎紊蔡氏纂集尤為牴牾顧召幽仄俾竭芻蕘攷

舊唐書七十三卷本傳顏籀字師古齊黃門侍郎之

推孫也其先本居瑯邪世仕江左之推歷事周齊齊
滅始居關中師古貞觀十一年爲秘書少監時承乾
在東宮命師古注漢書解釋詳明承乾表上之太宗
令編之秘閣語與敘例合敘例又云歲在重光律中
大呂是謂涂月其書始就重光是辛年當爲貞觀十
五年辛丑舊唐七十六卷承乾傳言承乾以十七年
被廢爲庶人徙黔州則此書之成必十五年矣師古
十九年卒年六十五則書成時年六十一也其述服
應蘇晉蔡氏不及臣瓚以蔡氏書卽全取臣瓚耳但
木傳又言師古叔父遊秦撰漢書決疑十二卷爲學

者所稱師古注漢書多取其義今敘例竟不及遊秦全書中亦從未一見本傳載師古典刊正引後進爲讐校抑素流先貴勢富商大賈亦引進之物論譏其納賄太宗謂曰卿學識可觀但事親居官未爲淸論所許師古之爲人如此攘叔父之善而沒其名殆亦其一蔽乎新書一百九十八卷儒學師古傳與舊書畧同史記裴駰注引漢書音義攷之漢書往往爲孟康等家之言閒亦有無諸家名而直爲師古之言者若果爲師古之言則裴駰是宋人安得引之可見師古勦襲舊注不著其名者亦時時有之張守節于集解序注云漢書音義中

有全無姓名者裴氏直云漢書音義大顏以爲無名義今有六卷題云孟康或云服虔蓋後所加皆非其實未詳指歸也大顏即遊秦即如是師古亦宜如經疏引爾雅某氏之例稱某氏不當攘爲已說況如地理志末總論一段內雜邑與宗周通封畿句下顏注一段今毛詩王風譜疏引之以爲臣瓚注孔穎達與師古同時目睹舊注知其爲臣瓚而引之師古公然攘取以爲已有此類非一

許慎注漢書

許慎嘗注漢書今不傳引見顏注中者尚多不知五種中是何種中所采敘例不列其名不知何故慎所著全部惟說文存餘五經異義淮南子注皆不存但引見他書

劉之遴所校漢書

南史五十卷劉之遴傳梁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漢書眞本之遴參校異同錄狀云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古本敘傳號爲中篇今本稱爲敘傳今本敘傳載班彪事古本云彪自有傳今本紀表志傳不相合爲次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上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

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仗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任為侯王雲起龍驤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今本無此卷攷其所云今本者則梁世所行之本與今刻不異旣編次體例若是之參錯則字句異者亦必甚多乃僅舉韓彭敘述數句恐之遴等亦未能全校耳云外戚次帝紀下諸王次外戚下在陳項傳上云云一似古本無表志者其實則外戚在表志後諸王在外戚後陳項上耳不以文害詞可也今漢書一百二十卷而古本只三十八中又有音義一卷則古本卷甚大其併合如何已無攷而音義在三

十七則敘傳仍當居末而無音義也

監板用劉之同本

前明嘉靖初南京國子監祭酒甬川張邦奇修補監中十七史舊板并添入宋遼金元十一年七月成其漢書所據建安書坊劉之同板也蓋自師古注後傳本不一宋仁宗景祐二年秘書丞余靖爲刊誤備列先儒姓名二十五人師古所列二十三人外添師古及張佖也佖江南人歸宋太祖時收僞國圖籍召京朝官校對皆題名卷末今藝文志末附校一段不稱臣佖張良司馬相如東方朔揚雄四傳末各附校一

段則稱臣佖似佖等語皆附各卷末矣而賈誼傳中臣佖語則又揷入顏注不別附卷末蓋傳寫參錯宋史三百二十卷余靖傳云字安道韶州曲江人爲秘書丞建言班固漢書舛謬命與王洙幷校司馬遷范蔚宗二史書奏擢集賢校理與校例合余靖之後又有宋景文祁校本凡用十六本參對而成建安板郎用景文本爲正又别采入諸家辨論凡十四家刻于寧宗慶元中旣冠師古敘例于前又附余靖宋祁原校所采先儒姓名書目之同又稱景文所據爲十五家按其目實十六殆因江南本原係宋平江南所得

而舍人院本即江南本之藏舍人院者一本二目故併稱之之同所采三劉刊誤出劉敞與其弟攽其子奉世撰宋史三百十九卷敞傳云字原父臨江新喻人不言有此書惟攽傳云字貢父遂史學作東漢刊誤爲人所稱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專職漢史奉世傳云字仲馮精漢書學而已其實兩漢皆有三劉評論雖與宋祁同時而祁却未采今書已亾賴之同采之得存毛氏汲古閣板于顏注外僅存臣佖等五條其餘盡去之不如監板所據之建安板爲該備

史漢煩簡

晉書張輔傳輔著論云司馬遷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此固不如遷愚謂此强作解事史體至史記而定班踵馬體則才似遜然論古正不必爾若以煩簡定高下此何說乎馬意主行文不主載事故簡班主紀事詳贍何必以此爲劣

刋誤補遺

三劉氏作刋誤而崑山吳仁傑斗南又作刋誤補遺是當爲刋刋誤矣今于於吳氏再爲餞君則又當爲刋誤補補遺矣展轉駁難紙墨益多豈不無謂而可

笑人生世上何苦喫飽閑飯作閑嗑牙但曝書亭集於此書盛相矜許人或因此遂奉爲枕中鴻寶而不察其爲醇疵互見之作則恐貽誤後學斗南辨析漢事掊擊小顏甚有功稍嫌援引多裁斷少耳至糾纏諸經詁訓於史學中攙入經學橫加掎摭剔撥不休則非也宜分別觀之即如京兆注以京爲絕高又訓爲大兆爲衆此甚可通而斗南以爲不然謂古人稱京師者京是地名不必定天子所居師則都邑之稱而非衆也援洛師爲證殊不知洛誥洛師鄭康成注正以師爲衆然則師之所以得爲都邑之稱者正取

衆義也而兆本衆義其取衆明矣又據詩公劉篇于京斯依京師之野以爲京是邠土別名公劉時已稱京師不必天子此則更妄公劉篇乃召康公作豈公劉時語况毛鄭以京爲絶高師爲衆吳反據以駁漢書注可乎因論人表所列八元八愷遂以已意盡改舜與鄭注及孔傳殳斨伯與朱虎熊羆本四人耳今分殳斨爲二朱虎熊羆爲四憑臆而談不顧人笑來允可駭者允征篇允所征之羲和與斟灌斟尋風馬牛不相及忽然攪和打成一團因羲和是重黎之後而國語黎後有斟姓遂謂斟灌斟尋卽羲和謂人表

分列爲誤又東坡蘇氏文士也恃其才高遂爾攘臂說經要爲强作解事書序云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序孔子所作的確可信東坡忽然翻案謂羲和乃夏之忠臣黨於太康與相者允則羿之黨而允征一篇乃羿之史臣所作斗南承蘇之說而演之謂羿假王命以行如司馬氏討諸葛誕而假魏主命天下有忠臣而湎淫者乎此事予別有辨又以羿非即寒浞之子名澆者益稷篇云毋若丹朱傲傲一作奡即此人是罔水行舟即謂其盪舟朋淫于家即謂其與丹朱朋比爲淫此人在唐世不與夏羿同時又謂周之太顛

即師尚父太公望任意造言紕繆斯極武成篇是僞本以丁未至庚戌爲越三日非是當爲越四日孔穎達回護僞經而以爲四字積書誤爲三此遁辭也處士嚴發碑雖係漢碑而書日之法與僞武成同洪适隸續曲爲解皆非是斗南謂召誥是武成非并譏嚴發碑之非其說善矣然終不能辨武成爲僞則何也又謂鄭康成知方明爲會盟之儀而不知其爲明堂爲知二五而不識十亦妄大約一涉經典便鑿空杜撰此趙宋人之恒態凡大儒皆然於斗南何誅

十七史商榷卷七

十七史商榷卷八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二

夢與神遇

高紀高祖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于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顏師古注遇會也不期而會曰遇攷毛詩草蟲云亦旣覯止傳云覯遇也鄭箋引易男女覯精夢與神遇謂此也顏注非

見怪

高祖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兩家折券棄責史記則作常有龍怪之然後繼以高祖每酤云云攷國語水之怪曰龍罔象是龍固可稱怪也下文云季所居其上常有雲氣即所謂其上常有怪也史記上言龍下言怪中又挿入怪之二字殊嫌錯雜不如漢書删怪之二字而以二怪爲一較明悉

左司馬得

泰泗川守壯與沛公戰敗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師古曰得者司馬名史記得下有泗川守壯四字

則得者得其人殺之非名此注史記索隱已言其非

不言姓

秦泗川守壯不言姓似守不當言姓矣然下文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與秦軍戰敗之斬三川守李由應劭曰由李斯子則言姓又其下言沛公與南陽守齮戰犨東漢紀作呂齮則又不言姓又其下言高武侯鰓襄侯王陵降鰓不言姓王陵則言姓皆是隨便言之並無義例又如項籍傳中會稽守通注引楚漢春秋知是殷通如此之類不言姓者甚多亦皆隨便言之若云史失其傳亦非也

高后紀七年南越侵盜長沙遣隆慮侯竈將兵擊之應劭曰竈姓周不言姓也文紀濟北王興居反以棘蒲侯柴武爲大將軍擊之則又言姓而文帝崩中尉亞夫爲車騎將軍屬國悍爲將屯將軍郎中令張武爲復土將軍一節之中或言姓或不言姓景紀四年御史大夫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不得出關衛綰也而武紀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坐請毋奏事太皇太后下獄自殺二人官同也一不言姓一言姓且景紀三年吳王濞反遣太尉亞夫將兵擊之周亞夫也後元年條侯周亞夫下獄死一人也忽不言姓

忽言姓皆無義例

霍光傳廢昌邑王羣臣連名奏上太后自丞相大司馬大將軍以下直至諸吏文學三十六人惟夏侯勝以有同姓名者故特變例著其姓而其餘皆無姓郎以趙宋人勒石鏤板者攷之若說文末附進狀及中書門下牒守散騎常侍徐鉉秘書省著作郎句中正翰林書學王惟恭葛湍中書侍郎平章事李昉參知政事呂蒙正辛仲甫諸人尊卑懸絕皆有姓而吾吳林屋洞神景觀中書門下牒碑所列羣臣上自宰執下至通判或有姓或無姓或且但列其官而姓名皆

無義例都不可曉今日奏疏公移姓名皆具當以此爲定

高紀五年諸侯上疏尊帝爲皇帝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凡諸侯王皆言姓至高后紀二年詔差次列侯功定朝位丞相臣平言謹與絳侯臣勃曲周侯臣商潁陰侯臣嬰安國侯臣陵等議陳平周勃酈商灌嬰王陵皆不言姓文紀羣臣迎代王至邸上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御史大夫臣蒼宗正臣郢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

各臣揭再拜言亦皆不言姓或以鄧等皆劉氏不便
岐出故并平勃及柴武張蒼姓亦不見則高后紀所
載五人皆異姓而皆不言姓又何說也宜紀本始元
年詔曰故丞相安平侯敞楊敞等與大將軍光霍光車騎
將軍安世張安世建議定策功賞未加而薨其益封敞
子忠及丞相陽平侯義蔡義度遼將軍平陵侯明友范明
友前將軍龍雒侯增韓增太僕建平侯延年杜延年太常
蒲侯昌蘇昌諫大夫宜春侯譚王譚當塗侯平魏平杜侯屠
耆堂姓復陸長信少府關內侯勝夏侯勝邑戶各有差封
御史大夫廣明爲昌水侯田廣明後將軍充國爲營平

侯趙充國大司農延年為陽城侯田延年少府樂成為爰氏侯史樂成光祿大夫遷為平丘侯王遷賜右扶風德周德典屬國武蘇武廷尉光李光宗正德楚元王之曾孫劉辟彊子大鴻臚賢韋賢詹事畸宋畸光祿大夫吉丙吉京輔都尉廣漢趙廣漢爵皆關內侯亦皆不言姓皆無義例

宣紀五鳳二年夏四月己丑大司馬車騎將軍增薨韓增也甘露元年二月大司馬車騎將軍延壽薨許延壽也成紀永始二年春正月己丑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薨或言姓或不言姓皆無義例

惠紀二年秋七月辛未相國何薨蕭何也五年秋八

月巳丑相國參薨曹參也文紀二年冬十月丞相陳平薨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薨景紀二年六月丞相嘉薨申屠嘉也武紀元光四年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田蚡也元狩二年春三月戊寅丞相宏薨公孫宏也或有日或無日或言姓或不言姓皆無義例

後書鮑永傳永子昱中元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也注檄軍書若今露布也漢官儀曰羣

臣上書公卿校尉諸將不言姓凡制書皆璽封尚書令重封唯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也今以予所摘前書等句考之殊不盡然

兩增句

史記高祖紀秦二世元年秋陳勝等起蘄至陳而王號張楚下即緊接諸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然後繼以沛令欲以沛應涉以便入高祖事漢書則于涉爲王下添入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地武臣自立爲趙王二句橫亘其間文勢隔閡後再補趙王武臣爲其將所殺與上相應實皆冗句又史記敘雍齒與豐子

弟叛高祖高祖怨之下即云聞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為楚王乃往從之亦緊相承接漢書乃于怨之下刪去聞字增入張耳立趙後趙歇為趙王一句橫亘其中使上下語脉隔斷而上文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之語亦為贅疣無著兩處增句皆非是亦正相類

高祖得天下不改元

史與淩稚隆漢書評林所采明人議論少佳者如許氏應元詒高祖既得天下正帝號而不改元于禮為缺懸謂武王承父業猶仍文王年數不改稱元年詳推者尚書後案第三十卷漢初質樸近古其不改元

蓋因于前事彼許應元也者何足以知之

高起

高祖置酒雒陽南宮問通侯諸將所以有天下者高起王陵對云云臣瓚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邴吉奏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錢大昭云魏相傳述高帝時受詔長樂宮者但有將軍臣陵無臣起漢紀亦無高起二字疑衍

長安

車駕西都長安師古曰長安本秦鄉名按地理志長安高帝五年置當是自取美名非必因秦鄉名也史

記作關中班氏以關中地廣都在長安故追改之耳

田肯

田肯史記同而索隱曰漢書及漢紀作胥按郭忠恕佩觿曰漢書田肯肯本作肎故誤爲胥耳

高祖非堯後

高祖母與神遇而生高祖高祖自知非其父太公所生故項羽置太公高俎上欲烹之高祖曰必欲烹吾翁幸分我一杯羹即位後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擁彗迎門心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是見帝之不以太公爲父矣師古謂善家令發悟已心因得尊崇父號非善其令父敬已非也後書蔡邕傳李賢

注以司馬遷書此事爲著其不善是也 班氏作贊乃遠引蔡墨范宣子之言劉氏出自陶唐遂謂漢帝系本唐帝承堯運得天統是何言邪司馬遷贊則言三代異尚周末文敝漢救以忠爲得統絕不及堯後之說此班改馬而遠失之者夫三代同祖黃帝其說荒遠然猶有因劉太公關左細氏乃以爲晉士會之族處于秦而爲劉氏其後又由魏徙豐不亦誣乎後漢賈逵傳逵奏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此亦未免阿諛新唐書一百三十二卷劉知幾傳知幾擬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爲陸終苗裔非堯後非堯後固然矣而爲陸終後亦何據乎此亦可笑

後書杜林傳光武令羣臣議郊祀多以爲周郊后稷

漢當祀堯林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
功不緣堯故事宜因定從林議

[illegible]卷八